

青未了·美文



和大洋彼岸的弟弟 追忆过去的日子

我们的那个时代，往往是和饥饿相连着的。饥饿是那时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一笔财富，它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记忆深处，无法涂抹掉。

弟弟到美国读博士后，一去多年。在国内时，好歹一年两年能回老家一趟。我们兄弟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，相依为命了那么多年，感情之深无可言说。

一出了国，就关山万里了。万里关山可用脚量，而实际上相隔的却是不能泅渡的大洋。弟弟是1999年出国的，第二年，我就赶紧安装了一部电话。有电话相通，能够相隔万里地聊上一会儿，也胜于相思无诉处了。

弟弟的电话过来，一般我们都会聊一个小时以上。我们聊家事、村事，但聊着聊着，总会不由自主地聊到我们的从前。

从前其实就是我们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。

我们的那个时代，往往是和饥饿相连着的。饥饿是那时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一笔财富，它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记忆深处，无法涂抹掉。

当然，严格地说，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我们并没有真正饿着肚子。父亲拉扯着我们过日子，苦和累是真的，可他没有饿着我们兄弟。那为什么一想起从前，饥饿的感觉就会如影随形地缠绕着我们的记忆呢？仔细地想想，是因为我们当时食物的质量太差了。一年四季，吃玉米面饼子，吃地瓜。至于麦子，不过是逢年过节才能见到的。尤其白面，那简直等同于奢侈二字了。

父亲却是千方百计地给我们增加营养，不肯让我们被贫困毁掉。村里如果把年老的牛啊马啊之类的牲口宰杀了，父亲总要买一些下水的。那些煮好的牲口下水的香味儿啊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却还依然飘荡在我们的唇边，挥

之不去。

那样的一个缺少营养的年代啊！

长到十几岁时，我们兄弟的食量大得惊人，分得的粮食根本就不够吃的。村里凌立方大伯曾给过我们家一些玉米，到现在父亲还牢牢记着。人家在你困难的时候帮过你，那样的一分情义，没齿难忘！

有时候父亲看我们兄弟营养太差了，会割上一点猪肉，粗手粗脚地包一盆馄饨。我们兄弟狼吞虎咽时，父亲象征性地舀几只，捧着饭碗，悄悄地躲到门外，等我们兄弟吃饱了，他才回来，把盆里剩下的汤汤水水舀进自己的饭碗，泡上块玉米面饼子，自己吃……

我们兄弟在电话里提起这些，都有些哽咽……

记得有一年冬天晚上，村里有个爷爷辈的长者叫凌本进，他找到父亲，跟父亲嘀咕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没多久他拎了一只小死猪回来。这只小猪是邻村生产队的。据说是得了病，打针吃药，没治好，死了。人家把它埋掉了。不知怎么被凌本进知道了，他就和父亲商量后，趁夜色深重，悄悄去挖了回来。凌本进动手，用开水把猪毛褪了，洗干净，忙碌到半夜煮好了。我们兄弟迷迷糊糊被叫醒，闭着眼睛吃。吃到嘴里是肉，就都惊讶地睁开眼睛了。弟弟后来在电话里说，他当时吃到的一块肉，可能是打青霉素打的吧，肉绿绿的颜色，有点苦。但即使有点苦，弟弟还是没舍得吐出来，咽了。

有时候我们兄弟也想着法儿找吃的。我们村北面有一片芦苇泊，叫北泊。秋天割芦苇时，要用

抽水机抽去泊里的水，这时泊里的水流动，那些鱼啊虾啊的就随水而动。我们兄弟就拎着水筲和自己做成的网，到里面逐着流水捞虾。捞回的虾一炒，就是绝美的食物了。有好几个冬天，我们兄弟也去那儿，把冰破开了捞。当时觉得多么寒冷的风也吹不走我们心中的那份渴望啊……

除此之外，我们还采过如车前子的种子，还刨过半夏的果实，用卖得的钱，买过本子、铅笔后，我们就买一分钱一块的糖果。买几块揣衣服口袋里，心里能甜上好几天。

现在我们坐在电话的两端，只要说下去，那些日子就飞快地赶过来了。

弟弟说，有一回他们玩儿着玩儿着，小伙伴大军说他饿了，要回家去取干粮吃。弟弟就陪着他回去。大军家当时没有人，门扣着。大军需要爬到门上才能把门扣解开，才能开了门进去。大军取到的干粮是一块雪白雪白的松软的馒头。他咬了一口又咬了一口。弟弟的口水把衣服前襟都湿了，但大军并没有给弟弟一块儿，弟弟自然也不会跟他讨要的。出了家，大军要爬上门，把门扣重新扣上。他扣门的时候手里的馒头碍事，就让弟弟给他先拿着。弟弟瞅着手里的那块雪白雪白的馒头，口水如雨落。大军爬到门上的时候，弟弟终于忍不住，在馒头上狠狠地咬了一口，还没来得及咽进肚子里，大军已经扣好门下来了。弟弟不敢咀嚼，就那么含着那一口馒头。他不能让大军看出来他偷偷咬了人家一口馒头啊……

弟弟不知道，他说到这里时，远在万里之外的我早已泪如雨下……

□凌可新



新婚影集里的 半张照片

□王宗坤

德强是我过去的同事，那时我们同时在一所乡村中学里教书。学校里的教师老一些的有一多半是民办教师，我们几个年轻点儿的大都毕业于师范学校，只有德强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，是那所中学里唯一的大学生，因此他找对象就比我们多了一个优势。当时，由于我们都是从农村出身，对农民的艰辛和不容易都有很深的体会，所以在对象的选择上，把本来应该放在第一位的感情反而看淡了很多，让感情变成了很奢侈的可望不可及的东西，而把是不是有城镇户口放在首要位置，因为只有找个城镇户口的对象，我们以及我们未来的孩子才有可能彻底脱离农门成为真正的公家人。

很快，德强就和一位在供销社上班的女孩恋上了。女孩不仅有城镇户口，而且长得还不错，文文静静的，笑起来就像一朵盛开的白莲花，很撩人的样子。供销社就在学校的旁边，里面黑咕隆咚的，所卖的商品既不便宜也不时髦，但有了那位有城镇户口的小女子的存在，我们这几个青年教师就去得格外勤。没有课的时候，我们就三三个人一组装买东西的样子进去转上一圈，装模作样地和那小女子说上几句话，然后我们就走出来心怀鬼胎、言不由衷地把那女孩褒贬一番。德强当然也去得很勤，后来我们就发现德强不仅去得勤了，竟然开始坐进柜台里面和小女子面对面地交流了。有时我们去了，看到那朵白莲花正对德强开放，竟生出些既是羡慕又是嫉妒的感觉。同时我们知道供销社不能有事没事地再去了，因为白莲花已成了德强的专利。

德强结婚这一天，全校的老师几乎都去了。吃完了婚宴送走了其他客人，德强和新娘很幸福地邀请我们这几个年轻教师去他们新房里玩玩。新房是他们临时租赁的民居，虽然外表比较破旧，但里面布置得很有喜庆气氛，土红色的茶几上铺着带着穗头的桌布，皮革沙发上堆着几个形态各异的布娃娃，窗上的剪纸和窗帘都是很别致的那种，看得出新娘是个很有情趣的人。在新房里坐了一会儿，我顺手就翻开了放在桌上的影集，刚翻开首页我就看到了那半张照片。

这是半张被精心剪过的照片，照片剩下的这一部分是新娘的全身照，完整的照片应该是新娘和另外一个人相依相偎的合影，从凹凸不平的轮廓上看，和新娘合影的这个人身材高大挺拔，显然不是德强。我有些奇怪地看着这半张照片，很快就被新娘的神态所吸引了，从照片上看，新娘整个身体都半依偎在那人的身上，看起来流畅而放松，文静的脸上洋溢着很投入的感觉，每一寸肌肤里都释放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。我旁边的一个老师也看到了这张照片，不说说出了口，“呀！这里怎么还有半张照片啊？”我抬起头注意到德强的脸立时涨红了，新娘的脸上也现出了不自然的神情。

从德强新房里出来的时候，我有些明白了，德强脸红似乎是因为拿了本来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；新娘的不自然是对于我们一下子就揭穿了她心底最珍贵的珍藏。

后来，我调出了那所乡村中学，为了生活一直在奔跑，也就不知道德强过得怎么样了。前几天我听一位过去的同事说，德强早就离婚另娶了，把一对双胞胎女儿都留给了那位白莲花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忽然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难受，眼前似乎又浮现出了多年前看到的那半张照片。

冬日的回忆

冬日昼夜长，回忆的思绪仿佛雪花般纷纷飘落；冬日天寒地冻，又一个春夏秋冬走过了一个轮回。童年永远是回忆的主角，给一生涂满难忘的底色，不管是充满苦难的岁月还是充满欢乐的游戏，都在回忆中那样美好；乡村也永远是回忆的背景，明媚的阳光里抑或灿烂的星空下，父老乡亲一辈辈演绎着生命的故事……

姥姥门前看大戏

□李海流

“拉大锯，扯大锯，姥姥门前唱大戏。接闺女，请女婿，小外孙子也要去。今儿搭棚，明儿挂彩，羊肉包子往上摆，不吃不吃，吃二百……”熟稔的童谣像乳名一样穿越时空响彻我童年的天空，像一条潺潺的小溪流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。每每听到这段歌谣，思绪就会飘远，眼前的一切犹如春天的晨梦一样朦朦胧胧，渐渐地泛出小时候那麦苗抽穗油菜花黄的时节，姥爷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凿木拉锯的情景，想起了俺在姥姥家看戏的情景……

小时候，非常喜欢去姥姥家，不仅因为姥姥、姥爷疼爱我，还因为姥姥村里每年都在村子中央大槐树旁搭一个大戏台，请一个小剧团到村子里来唱戏。而像我一样大小的孩子，在姥姥家最热闹的事情就是跟着大人一起看戏。

夕阳已经落下，早早地吃完晚饭，和姥爷、姥姥一起来到村中唱戏的地方。戏台比较简陋，设在村中央的大槐树旁，粗大的杉树支撑台架，厚厚的木板搭成戏台，大红大绿的绒布围成布幔。戏台上，小孩子不顾大人们的呵斥跑来跑去。台下更是热闹，妇女纳着永远也织不完的鞋底；姑娘织着

早是泪眼一双了。

月就要西斜，戏台的故事还没有完。他们，真要把故事如生活般一幕又一幕地演下去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看见，好多的小伙伴已经困在了姥爷或父亲的肩头。我在姥爷的肩头，眼皮开始打架了，只是我为了把后面的事情弄明白，强忍着在那里静静地等待。戏台上，你来我往的闪转腾挪，怎么看，怎么像溶在一处的水墨画，再也分不开了。姥姥说，夜深了，回家吧。我说还要看，要把戏看完。话未说完，人已经倒在姥爷的肩头了。

时光进入上世纪90年代，剧团解散，乡间便少了“姥姥门前唱大戏”的景观，它成了乡村一道奢侈的风景，也成为农闲时节挂在乡亲们嘴边的一声叹息和心底的一幅甜美回忆……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水土不仅滋润着生灵，浸润着血脉，更塑造着地域性格和大众艺术。或许是从那时起，我便迷上了戏曲，因为：我喜欢戏曲多彩的服饰，喜欢戏曲漂亮的动作，喜欢戏曲优美的旋律，喜欢戏曲酣畅的唱腔，喜欢生旦净末丑，喜欢京评豫越梅，喜欢戏曲的一切……一种岁月越老越弥足珍贵的回忆。